後漢書注補正

後漢書注補正卷五

長沙周壽昌學

張敏傳詩美先人詢於芻蕘案用詩語本作先民此唐避民字諱改字注同

先人是先民改

袁安傳從事懼然而注瞿音九具反壽昌案袁宏紀及毛本懼俱作瞿葢瞿本訓驚視貌卽懼也若作懼注何必音九具反也

瞿然非懼然

袁閎傳閎弟宏字劭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終於家　殿本考證云案徒步師門卽從師

從師二字不應刪

也復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刪壽昌案明監本毛本俱有從師二字蓋徒步師門宏問業不欲以車乘往也從師不應徵辟必其師亦高尚而宏從其不應徵辟之節也雖似一語而實兩事不宜刪去二字

貪與探同

郭鎮傳論捨狀以貪倩注貪與探同也惠補注云貪與探同未聞其說壽昌案貪說文欲物也探說文遠取之也釋名貪探也探入他分也易繫辭疏探謂闚探求取貪與探音義俱同故注取訓於此也

元二非元元

陳忠傳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注元二解見鄧騭傳壽昌案章懷注以元二爲重文作元元解趙明誠金石錄洪

邁隸釋己詳辨其非是惠氏補注備引之此之元二亦謂安帝即位永初元年二年也此兩年之戹詳本紀可據不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解也

盆即溢

徐岱之間海水盆溢壽昌案禮祭義夫人繅三盆手釋文盆淹也盆即溢前書溝洫志云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即此

數百匹

賂遺僕從人數百匹案此是布帛故以匹計也本紀中嘗書賜帛若干匹可證此疏上所云杼柚將空即指此事

穴見

不敢穴見注不廣也案易出自穴者陰之路也文選幽通賦

叛回穴其若茲兮曹注穴僻也是穴見言不敢以陰僻之見

班勇卒在永建五年前

班勇傳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於家壽昌案勇於永建二年被徵下獄應即以其時免歸卒于家也觀勇兄子始尚陰城公主永建五年始以公主驕淫拔刀殺之帝大怒要斬始同產皆棄市勇若非在五年前安能卒於家也

節度

梁慬傳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壽昌案唐以後置節度使總各道軍事應昉於此

刪太史書

楊終傳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壽昌案隋書經籍志衞颯史要十卷云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颯在建武朝本

傳未載此書終在顯宗建初年間又後於颯不知所刪視颯所約何如又應奉漢事十七卷亦云刪史記漢書及漢記則史公書在東漢已屢被刪削然此書雜見注中不載本傳亦以世所行史記皆原本非節刪本也

春秋外傳

終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壽昌案終本傳末言習春秋何家而考終上疏有云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春秋昭公十二年公羊傳語又云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引春秋文公十六年公羊傳又云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引春秋襄十一年及昭五年公羊傳語又云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引春秋僖公五年公羊傳語

是知所爲必公羊春秋外傳其改定之章句亦是公羊學也

漢文帝時置五經博士

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注云文帝無此事酺言不知何據壽昌案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趙岐孟子題解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前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精以爲博士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爲博士轅固景帝時爲博士皆詩博士也據王氏玉海引此作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殆宋本此書有作一經非五經者也

應仲瑗

應劭傳劭字仲遠注謝承書曰應世譜竝云字仲遠續漢書

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壽昌案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瑗洪适曰漢官儀作瑗官儀旣劭著又此碑可據則知遠援皆非也

陛見

霍諝傳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壽昌案引見與謝恩始見馮異傳而引見他傳亦多有惟陛見二字此僅見

朝餔應作晩餔

王符傳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注說文曰餔謂日加申時也壽昌案旣云餔卽不得言朝朝字作晩字始合意氣卽聲氣

蕪湖侯國

樂成靖王黨傳其貶長爵爲臨湖侯注臨湖屬廬江郡惠補

注云通鑑作蕪湖侯案蕪湖屬丹陽非侯國通鑑非也壽昌案本書章帝紀章和二年齊王晃有罪貶爲蕪湖侯傳俊傳俊封昆陽侯後卒子昌嗣徙封蕪湖侯前書王子侯表丹陽哀侯收下注蕪湖是蕪湖本侯國惠不得謂通鑑爲非也

祝良

龐參傳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案東觀漢記良爲雒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此事與良案參夫人事微類良後於永和五年爲涼州刺史見陳龜傳

戴聖誤戴德

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壽昌案前書儒林傳小戴禮學授梁人橋仁季卿仁爲大鴻臚孔氏禮記正義序述尤詳是戴聖非戴德也此德字誤

橋元逼姜岐

元爲漢陽太守郡人姜岐隱居名聞西州元召爲吏不就元怒勅督郵逼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壽昌案元既以岐爲賢何忍以不至逼嫁其母且岐既素有名其母年必老矣又何能嫁此嫁字恐是拘字之誤

安平屬安平國

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壽昌案郡國志安平係安平國屬邑之第十二涿郡並無安平縣惟前書地理志涿郡屬縣之十四爲安平此稱駰爲涿郡安平人或從其前代書之也應稱博陵安平人觀博陵太守孔彪碑陰崔烈題名可證

發干獄掾

崔瑗傳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以問禮畫冐案瑗傳其父業詩易春秋所闕者禮也故從此掾學之此掾姓名惜不傳郎此可見漢時經學之盛

崔烈

烈後拜太尉案以靈帝中平四年四月拜太尉十一月罷其在太尉位不過八月獻帝紀云初平三年六月李傕等陷長安烈以城門校尉戰歿則被爲亂兵所殺語爲勝也烈字威孝見博陵太守孔彪碑陰稱故吏司徒掾云

愼陽不屬南陽

黃憲傳汝南愼陽人也注在愼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愼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畫冐案愼陽屬汝南郡不屬南陽前書地理志本書續地理志可證並非侯國注作國

字尤誤

係卽系

羨肱傳以係嗣當立考證云係當作繼壽昌案係卽系周禮奠系世卽此係字不必作繼

肱兄弟爲賊刼

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注引謝承書云賊棄物而去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壽昌案衣資本已物賊還所掠自當取歸亦以成賊之義若謂物經賊手以爲汙而不取則兄弟皆爲賊刼將亦以爲被汙而不有其身乎謝承書之不可信類此

蓬萊

申屠蟠傳注引謝承書居蓬萊之室考證云諸本同案蓬萊

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蓬萊當是蓬蒿字之誤壽昌案蓬萊二字似不誤彼自作蓬萊等類字用不必如後人作神仙典故蓬萊乃指爲山名也如食前方丈古人用之後世論神仙則有瀛洲方丈論佛道則有方丈蒲團不能因彼而遂改此也

楊震五子與碑不合

楊震傳震五子而漢太尉楊震碑載其諸子官秩凡四人長子牧富波侯相次讓趙常山相次秉復登上司次奉黃門侍郎洪适謂傳誤也然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太尉五子牧里秉讓奉與傳稱五子合傳與碑皆不及里者或未仕早夭故不載也

泚陽應作比陽

清河孝王慶傳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注比陽主東海王彊女壽昌案東海王女沘陽公主適竇勳后即勳之女其母即沘陽主也考沘陽是比陽之誤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於比水即其地也比陽爲南陽郡屬縣無沘陽縣名比之作沘誤自水經呂氏春秋作沘一統志作泌陽縣是也

枇沐卽櫛沐

濟北惠王壽傳頭不枇沐案枇沐卽櫛沐也廣韻批音僁細櫛釋名枇其細相比也

開字名誤

河間孝王傳子贇嗣建安十二年子開嗣壽昌案贇之子爲孝王開之七世孫安得復名開也此必有誤

張晧八十三復仕

張晧傳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案此安帝永建四年也晧已八十越三年爲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年八十有三壽昌案後漢年老不致仕者頗多特如晧以八十歲罷八十三而復起不可解周舉傳長樂少府朱倀年過八十黃瓊以太尉卒官年七十九李尤順帝時爲安樂相卒年八十三

辟高第爲御史

張綱傳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案　殿本作司徒高第辟爲御史考證謂別本非卽指毛本也壽昌案陽球傳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蔡邕傳卓爲司空舉高第補侍御史文法俱相近似毛本亦可從又案王允傳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　殿本是據此改正也

稱職相不誤

种暠傳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薨監本無相字　殿本考證云案橋元於光和元年一爲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爲相也相字舛誤無疑壽昌案范史不誤讀者誤也此蓋言所推達者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皆非常流從等字斷句司徒是漢相故爲稱職相也相字必不可去

撲刑

杜根傳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壽昌案三國魏志引先賢行狀云根以輕撲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又云年八十七以壽終與此作七十八微異案國策秦茅焦有囊撲二弟語是撲刑起於暴秦本書申屠剛傳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則光武盛時

已有撲刑左雄傳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順帝陽嘉年間從雄言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根尚在帝時且爲郎中非九卿

武旅卽虎旅

劉陶傳武旅有梟藻之士壽昌案武旅卽虎旅猶虎賁也唐人避諱改之周禮夏官有虎賁氏旅賁氏

氏卽是

李雲傳得其人則五氏來備壽昌案今書作五者來備王伯厚引史記作五是來備今本史記仍作五者王尚見舊本也荀爽傳云五韙咸備考氏與是古通叚字詳見前書注校補敘傳上

庸同卽庸違

劉瑜傳不敢庸回注庸用也回邪也壽昌案卽堯典靖言庸違之庸違也左文公十八年作靖譖庸回可證注卽本杜注

順孫

虞詡傳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壽昌案兩漢以孝弟設科舉順孫者此僅見

以字截去

傳燮傳論語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壽昌案論語本作以不教民戰民作人是唐本避諱改燮引此語應有以字觀下云率不習之人率卽以也然案鄭太傳亦有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語蓋其書以四字成句直截去以字也

侯是贈爵

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壽昌案燮未封侯豈死後贈爵耶范

史不敘明少疎

白民非白人

張衡傳跨汪氏之龍魚注白人之國在龍魚此也壽昌案山海經有白民無白人李賢注避諱改也

蘳

馬融傳蓶扈蘳熒　殿本蘳正文與注俱作蘳似誤注明云字从圭則不應从圭又注本作蘳無艸頭也　殿本亦書作蘳尤誤毛本較明

枷字

枷天狗壽昌案廣韻枷項械也此後世枷爲刑具之始與釋名作田器禮記椸架之架皆不同

埋根

埋根行道以先吏士注埋根言不退壽昌案時羌戎必以木根塞路兵不能進致馬賢等處處留滯段熲傳遣千人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觀我之遮羌如是卽可知羌之遮我也埋根者禹貢隨山刊木傳云斬木通道左傳襄二十五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皆是類也此言途遇根株阻隘取而埋之俾便於行道不令退也

貞定諡

蔡邕傳祖勳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注引邕祖攜碑有曰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謚法云云壽昌案合傳與碑言之是稜并未仕於朝考蔡中郎集朱公叔謚議有云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

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府君王室亞卿也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據所云云中郎斷不肯僭稱其父爲公以誣之矣貞定出於私謚公字疑是衍文

熹平四年

壽昌案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紀同水經注以爲光和六年考漢高陽令楊著碑有云特以儒學詔書留定經東觀順元邸之指闡歷世之疑天子異焉擢拜議郎案著是太尉楊震孫常山相讓之子以遭從兄沛相統憂歸遂卒統卒於建寧元年著當同時也建寧爲靈帝初年著自是桓帝時人王昶謂碑所謂受詔定經者乃桓帝時事尚在蔡邕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之闕而著刊定之功亦不必在邕典等下也

壽昌案漢碑多諛墓之辭不可據以爲信也若桓帝果有定經之詔著有刋正之功縱著無專傳而桓帝紀楊震傳總皆附及范史不應疏畧至此惟水經注稱光和六年與紀傳俱異者洪适云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在光和壽昌案邕正誤書丹刋石搆屋皆非即歲可成之事此語或近之

論語三碑

邕乃自書丹於碑使人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注引洛陽記云云劉攽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者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案劉氏所校宋時舊本必注云論語二碑故劉云應作一碑毀今毛本注云論語三碑二碑毀似不爲誤殿本及監本俱作論語二碑獨此本作三碑壽昌案注引陸機洛陽記明云碑凡四十六枚論語必是三碑始合其數宋

董逌廣川書跋云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大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毁壞東行論語三碑毁又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二毁論語三碑其二毁禮記十五碑皆毁云云據此論語確是三碑劉氏所見本有誤也一本作論語三碑毁無其二毁之說與注所引洛陽記又異要知論語是三碑斷然也

姓璋非偉璋

光祿勳姓璋注姓姓也璋名也漢有姓偉　殿本作光祿勳偉璋注偉姓也壽昌案作偉者誤前書食貨志臨淄人姓偉貲二十萬注姓姓也偉其名章懷此注特引以作姓璋之證

若是姓偉則注文當作漢有偉姓不當如此云云毛本不誤

漢職儀

叔父衞尉質注質字子文著漢職儀壽昌案隋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衞尉蔡質撰唐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此注云云漢職儀殆卽此書省文也

叔父稱父子

如臣父子欲相傷陷案父子邕自謂與其叔父質也前書疏廣傳父子並爲師傅亦謂廣與其兄子受也

十意得七條

奏其所著十意注猶書十志也又云邕別傳有云律厤意第一禮意第二樂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此下闕目尚短四意考劉知幾史通稱邕於意平中作朝會

車服二志知十意中何有朝會合之可得七條文廷式云蔡邕十意不作志者蓋避桓帝諱續漢志卷二注引袁山松書劉洪與蔡邕共述律厤記亦不名志也

治書非持書亦非侍書

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壽昌案毛本侍書作持書此皆誤也百官志有侍御史無侍書御史而有治書御史蓋唐人避諱改治作持觀曹褒傳治慶氏禮作持可證侍則又因持而誤者也

斯作廝

左雄傳職斯祿薄注斯賤也壽昌案斯同廝廝猶廝養之賤也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役釋文本作廝

司冀

四年司冀復有大水壽昌案兩漢有司隸校尉至晉始置司

州司冀之稱晉以後始有范蔚宗蓋用其當時語非東漢時原文

寒食非仲冬

周舉傳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壽昌案傳稱盛冬去火是當時寒食在仲冬時乃注引新序云龍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云云似泥俗說而與傳不合

黄尚南郡人

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壽昌案尚卽司徒黄尚水經泻水注云邔縣漢封黄極忠爲侯縣南有黄公闕卽司徒黄尚尚蓋極忠之後人也邔屬南郡故爲南郡人

後漢書注補正卷六

長沙周壽昌學

陽春和寡注有漏

黃瓊傳李固遺書有曰陽春之曲和者必寡注引宋玉對楚王云云壽昌案新序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矣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和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高文選同是和寡者以引商刻角流徵之曲最高也屬文時因陽春字面較工故不用流徵梁書庾肩吾與湘東王書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蓋已承其誤茲注亦漏却引商刻角一層僅望文生訓不如不注原典也

邟鄉縣

乃封郚鄉侯注說文云郚郚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郚音亢壽昌案後袁紹封郚鄉侯卽此地其地有郚鄉故以名縣也前書地志照元始二年版籍而志有周承休侯國無郚鄉縣是時未久仍廢也續志無郚鄉縣并無周承休侯國續志版籍以順帝朝爲斷時縣已省并順帝後又復之也瓚及紹之封則桓靈閒矣

木舌注誤

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注法言曰金口木舌也壽昌案法言學行篇曰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柳注云金口木舌鐸也是照法言原文正欲宣之於言照注則是以木作舌也引注此文皆不合蓋木卽論語木訥之木前書周昌木强之類不敢發言僅存舌之質故木

亦訓質也猶內經麻木之木謂不能運掉也章懷以法言木
舌二字偶同遂引作注殊爲誤證

中興後舉人增科

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淸白敦厚之屬壽昌案漢初特詔求賢有行義年之署逮孝惠而舉孝弟力田孝武而策賢良方正州郡察舉孝廉秀才至東漢而舉科未廢復增其途又案漢官儀光祿舉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即前書元帝紀永光二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也

孝經

荀爽傳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注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壽昌案此注是說王

莽書於孝經無與尤爲誤證也孝經在兩漢殆人人可誦奭云漢爲火德其德爲孝故漢諡以孝爲先也孝經屢見前書昭帝宣帝本紀孝平元始三年詔置孝經師前書王氏傳傅士江公著孝經說孝友置孝經博士見孟子正義至後漢孝經學益盛儒林傳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司隸有孝經師蓋勳傳宋梟曰涼州寡於學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雖被詔責要可見漢制之誦孝經遍天下也此外何休鄭康成馬融俱有孝經注高誘有孝經解劉熙有孝經注皆後漢之治孝經學者注俱不之引而轉引莽書謬甚

服舉主喪

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

爲俗壽昌考桓典傳沛國相王吉舉典孝廉爲郎會吉以罪誅人莫敢至典獨棄官收殮歸葬服喪三年負土爲墳爲立祠而去桓鸞傳太守向苗舉鸞爲孝廉遷膠東令苗卒鸞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李恂傳太守李鴻請署功曹鴻卒恂送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此皆在爽前大約漢人服舉主之喪過於子孫不但心喪而已其化以爲俗亦不自荀爽始然觀陳寔之喪海內奔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一時風氣可想

私謚君父及諸名士

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壽昌案後世帝王自有謚無敢爲私謚者所謂君者即府主舉主之類朱穆傳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蔡邕

傳父稜謚貞定公陳寔傳寔卒何進遣使弔祭謚爲文範先生郎荀爽之兄靖年五十卒號曰元行先生夏恭傳官太山都尉卒諸儒共謚曰宣明君恭子牙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范冉傳終萊蕪長大將軍移書陳留太守謚貞節先生皆私謚也諸人稱先生蔡稜無爵而稱公尤爲僭妄宜爽欲據經典大義以正之也

拜議郎

李固傳久乃得拜議郎劉攽曰案固前已云爲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壽昌案漢官制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卽眞或固之始爲議郎尚是守官至此方眞拜也且本傳明云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飛章陷罪事從中下是先雖

爲議郎而未得拜至是始拜也

馬融草奏李固

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書昌案馬融傳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卽此奏也

見堯於牆二語

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書昌案馬融草奏中語必出自古書後佚無可考要是禮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太息之聲之類孔子夢見周公彈琴而見文王亦此意也注引太公兵法云云語支離於文義全不合

杜喬策免

杜喬傳但策免而已案先既云喬以地震免茲復云策免通鑑考異謂爲誤誠然然實非也蓋太后素知喬忠但仍前事策免之不欲以清河王事逮之加罪也

呼祐爲季子

吳祐傳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注季子謂札也壽昌案祐字季英故其父恢以季札喻之

吳祐曾爲宏農令傳未載

遷膠東侯相案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五引陳留耆舊傳云吳祐爲宏農令勸善懲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處廣博物志引此同惟略署作界署據此祐以孝廉爲宏農令當在爲膠東相之前

南陽有屈原廟

延篤傳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案篤爲南陽人楚漢之際南陽屬楚故有屈原廟也

史記音義

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云壽昌案史記索隱序云太史公之書古今爲著注解者絕省音義亦稱後漢乃有延篤音義一書

賣郡邸

史弼傳弼與同郡人賣郡邸注若今之寺邸也壽昌謂郡邸即平原郡公置之邸猶今同郡會館也若寺邸是官舍魏弼與其同郡人安能賣乎

蚩即嗤

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壽昌案蚩即嗤言行貨以免無

乃爲人所蚩乎章帝紀永平六年詔示不爲諂子蚩也酷吏傳論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卽此蚩也光武紀幾爲虜嗤樊宏傳時人嗤之皆與蚩同廣雅釋詁三蚩輕也文選西京賦注蚩侮也詠懷詩嗷嗷今自蚩注與嗤同

丹野

皇甫規傳大賊從横流血丹野　殿本作流血川野此作丹野亦有意丹野猶赤地也本書公孫瓚傳有流血丹水語正與此同句法則作丹字爲是不必易川字也

李翕

屬國都尉李翕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悉條奏其罪壽昌案漢碑有李翕西狹頌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皆頌翕之辭或稱其搏愛德義或比之黃邵朱龔而規乃劾翕多殺降羌倚恃

權貴不遵法度規賢正必非誣奏覩碑陰題名皆翕之僚吏宜其多誣不實也碑稱翕爲漢陽阿陽人字伯都又稱武都太守與傳稱屬國都尉異蓋翕本官屬國都尉或先時曾行武都大守事作頌者遂未稱其本官至規持節時翕已去太守任復官本職

熲出共叔段當有據

段熲傳其先出鄭共叔段顧炎武曰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凡若此類皆不通之說按段氏當出自段干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壽昌案顧氏所引多是段干碻係雙姓於段氏無與鄭樵通志略有云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孫則曰豐卷豐施其

他如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之後爲朝氏樊皮之後爲皮氏伍員之後爲員氏此類不可枚舉似古人以祖父名爲氏者甚多即越王搖之後至漢初猶有搖無餘見功臣表范蔚宗此傳必本段熲之家譜不能從數千年後懸而駁之也

馬援非馬武

段熲傳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注遷置天水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何焯曰徙滇吾餘種七千餘口於三輔乃永平初馬武事壽昌案西羌傳云建武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又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考紀傳此兩役馬援功在先且最著扶風亦是三輔地熲必是引援非馬武也傳注俱不誤

權官

陳蕃傳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案時靈帝初正中常侍擅權也權官卽權臣謂持權之宦官也

陳蕃年近八十

蕃時年七十餘案竇武傳蕃謂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是蕃已近八十矣

更本音

王允傳不欲使更楚辱壽昌案更字宜從本音猶再也允始以傳下獄茲復被捕是再被楚辱也注訓經則當音作庚恐非

孝經六隱事

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壽昌案東觀記尚書

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能消卻姦邪當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此一事與宋梟奏以孝經退賊何異第所謂六隱事不知何典

請霽

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書昌案禮儀志詳請雨無請霽法考禮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讀宗爲禜字之誤似乎旱則雩祭水則禜祭也漢舊儀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春秋繁露詳求雨法亦有止雨法云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晉書禮志云其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縈社伐朱鼓焉唐開元禮有久雨禜祭國門之法觀漢舊儀知古

祭水旱而請禱之法實始自漢成帝也

王允孫黑

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壽昌案傕汜長安之亂允及兩子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獨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其孫亦必先脫歸不然以傕汜之凶暴與允深仇何能保其遺類也

又字應有

劉淑傳又陳時政得失之占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嘗有陳何得言又壽昌案此承上對策而言言對策既第一而又陳占皆驗也案文應有又字不多

奪字不必改脫

李膺傳豈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壽昌案奪去也見廣韻釋詁三奪即敓

書呂刑奪攘矯虔史記作敓攘奪脫本通卽作去字訓亦無

虔攺作脫也

固卽錮

劉祐傳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壽昌案固猶錮也禮月令國多
固疾音義固卽錮時康霸等攬權怙勢遂錮民間之良田美
業山林湖澤而引占之踞其業故民庶窮困不輸租故州郡
累氣

清詔使謠言

范滂傳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壽昌案清詔使一時所置旋
廢滂以舉孝廉光祿四行爲之後遷光祿勳主事則秩不甚
尊也後又詔三府掾書舉謠言皆非常置官而以謠言名官
亦異

諸傳不合

張儉傳與諸傳多不合處壽昌案據後范康傳云儉殺常侍侯覽母案其宗黨賓客云云是不待得請而行誅矣以常侍權勢熏灼儉位止督郵擅命誅殺并案及宗黨賓客儉自亦有罪矣恐於情事不合當以此傳所言爲實及侯覽傳覽於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云云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是覽母已前死儉於其母死後劾之特請誅覽耳儉得亡命而覽傳乃云夷滅之三傳互相牴牾當是蔚宗錄舊史及各家傳成書未及互審耳

明廷

李篤謂外黃令毛欽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注明廷猶明府公沙穆傳穆爲繒相稱繒侯曰明侯則猶明公也

范作苑

范康傳荀淑竇武傳俱作苑康

音制

郭太傳美音制壽昌案音制或卽音聲儀制也公孫瓚傳云爲人美姿貌大音聲音制監本作言制　殿本正之

史叔賓等三人

史叔賓黃允謝該等傳壽昌案郭太傳後附錄十一人如前書衛霍傳附錄諸將之例自無不可然必有一節可取始資甄采若如史叔賓謝該已無足錄至黃允附貴棄妻卒爲妻詆實行旣虧虛名亦敗傳中止此一事何足塵點史冊謂是

懲惡則世間如此輕薄子豈止億萬可勝責耶宋翟汝文謂

范書語近詞冗殆卽此類

孔伷應作宙

孔融傳父伷太山都尉壽昌案伷應正作宙裴松之注魏志

引續漢書作宙漢韓勑碑陰郎中魯孔宙季將太山都尉孔

宙碑俱作宙其名伷者別一人見董卓符融等傳魏志武帝

紀許靖傳伷字公緒乃獻帝時人宙則靈帝時卒也今　殿

監各本俱作伷獨毛本作宙較諸本爲善

刋章

孔融傳覽爲刋章下州郡劉攽曰正文案覽何能刋章下州

郡蓋自詔出張儉傳中可見也壽昌案覽是時口銜天憲詔

自彼出郞刋章有何不能者

直指注誤

銜命直指注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壽昌案直徑也言銜命徑指其地也若云無屈撓則與下曲媚姦臣爲所牽率語相背馬日磾官太傅較繡衣直指爲尊亦不得以直指二字相同引爲訓也此注全誤

宗欽非宗歆

鄧禹威損失於宗馮注宗欽馮愔壽昌案鄧禹傳宗歆作宗歆疑彼歆字因愔字也

錢塘

朱儁傳更封錢塘侯注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力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

也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何焯曰錢塘自秦有此名以唐爲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壽昌案水經注引錢塘記云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注删去家字議又誤作義也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唐前書地理志作錢唐皆不作塘是也方輿紀要云唐以唐爲國號因加土爲塘是錢唐改名錢塘自唐始非秦漢舊名可知趙氏水經注釋云錢與泉通王莽改爲亭泉闞駰曰山出錢水故湖曰錢湖江曰錢江皆以一塘分限得名是尤可破華信築塘與錢之說且據華信此事誠有之亦誑民而乖義後何以使民向能取爲美名耶考續志無錢唐疑爲省并而戴就傳云收就於錢塘獄時劉寵爲會稽太守約在桓帝永壽年間朱儁之封又在靈帝中平年間是或順帝時已省并桓靈朝

復之且爲侯國故續志未載也

董卓傳廕列四夷後

董卓傳壽昌案董卓首亂躬行弒逆千古賊臣之尤漢之亡全由此一人宜援王莽例列其傳於四夷之後

搜牢

謂之搜牢注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壽昌案上卓奏言牢直不畢注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牢劉虞傳而牢稟逋懸注牢賈直也是搜牢者搜掠資物以爲廩食似不得如注言

便時

遂便時幸焉謂遂便以時幸也注云時日吉便此時獻帝尙暇擇吉日乎

注詣省問

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注引魏志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案此
魏志注引魏書之文非魏志劉攽曰注省問案當作閤蓋劉
亦本諸魏書也壽昌案此時天子居棘籬中尙有何省閤可
詣乎省問卽存問恐魏書本如是不必作閤字也

劉虞傳與魏志異

劉虞傳壽昌案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
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并任爲公則虞雖拜太尉
曾讓而不居又案魏志虞以功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
洛陽遷虞大司馬是虞封襄賁侯在靈帝時迨卓時始授大
司馬耳與此傳小異

星工

公孫瓚傳詔令星工伺望群妖案典略引表云星工姓名崔

巨業即此傳紹所遣攻圍故安之將也

小將

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案典畧云紹使周昂盜居其位即此所云小將也

注遒亦作逎

追擊於巨馬水注自易州遒縣界流入壽昌案巨馬水水經注作拒馬河集韻遒縣名在涿郡或作逎是遒亦作逎也

關靖死節非佳士

關靖見瓚敗策馬赴紹軍而死案英雄記曰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

糾人不必增字

糾人完聚稸保士卒之饒劉攽曰糾人完聚稸案人下少一

字不成文理當有一衆字壽昌案以糾人完聚爲句稸字屬下讀亦可稸即蓄字袁紹傳稸士馬以討不庭呂强傳時帝多稸私臧皆用此稸字與本句僥字意尤通

趙昱傳

陶謙傳壽昌案謝承後漢書昱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壽昌案此是昱以拒融與戰敗績死之并無待融以賓禮融利資貨而殺之之事

是湯非陽

袁紹傳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華嶠書作太尉陽考桓帝紀袁安傳俱作太尉湯其作陽者因湯字近而誤袁安傳成爲左中郎早卒不作五官

紹服嫡母喪

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行父服壽昌案紹爲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紹爲母服三年喪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觀注引獻帝春秋云董卓收紹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足徵紹之生母慘死在後而紹蕩然忘哀靦行嫡母服時又一人矣

引軍不誤

袁紹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注引魏書云云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壽昌案魏志引軍還鄉里下云收徒衆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云云又先云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是其軍本自鄉里募來安得不引之同歸耶況其後收衆更多出應曹操是信同始終於軍事安得軍字爲衍且易爲歸字耶劉氏不覈本

志勤改注中字亦通人之蔽也

誤錄有此陳琳之辭五字今本刪

可不愼哉注流俗本此下有此陳琳之辭者非也壽昌案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載此檄後有此陳琳之辭五字章懷注所云流俗本下云云殆俗本因魏志注而誤錄者也

劉表與袁譚書

初交殊族卒成同盟考證云初交兩語文義難曉疑有脫誤壽昌考仲宣集魏氏春秋載此書相同此蓋從紹與表同曹操起事時敘起非脫誤也書中稱太公與仲宣集同魏氏春秋作尊公

臣字非衍

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考證以魏氏春秋參校

衍一臣字壽昌考仲宣集載此書有臣字言以臣承業未若以子繼統也有臣字對勸語更顯魏氏春秋載此書刪節甚多非原文

張羨事不合

劉表傳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三郡畔表表破羨云云壽昌案魏志曰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是表未能破羨至張懌時始能平之耳與此傳異

十三年劉表卒

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卒案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三十年無子遺

釋嵩四本無韓字

乃釋嵩之囚劉攽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

壽昌案此因嵩與蒯越韋邁書之故不書姓盖證傳前本有韓嵩在內不可去劉攽考誤謂前多韓嵩二字考證引顧炎武何焯二說甚詳可備考

張懿

劉焉傳而并州刺史張懿壽昌案張懿蜀志作盖者陳承祚晉人避懿之諱以盖代之也宋本作壹者存懿字之半也非此傳幾不知張懿原名

漢寧非二十年置

領漢寧太守注袁山松書建安二十年置漢寧郡壽昌案曹公破張魯在建安二十年而魯領漢寧太守在前則漢寧之名已久魏志建安二十年復漢寧郡爲漢中則二十年已不名漢寧安得云二十年置耶注引山松書並誤

曹操厚待張魯

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壽昌案曹操爲子彭祖取魯女見蜀志

後漢書注補正卷七

長沙周壽昌學

陳温非術殺

袁術傳殺揚州刺史陳温壽昌案魏志裴注引英雄記云陳温字元悌汝南人爲揚州刺史自病死似不爲術所殺

王必勸殺呂布

呂布傳壽昌案英雄記曰主簿王必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寛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據此當時勸殺布者不止一昭烈也

衛颯著書

衛颯傳勑以桂陽太守歸家壽昌案隋書經籍志史要十卷漢桂陽太守衛颯撰想當此時唐藝文志作衛颯史記要傳

十卷名稍不同固一書也本傳未載

累息卽累氣

任延傳吏民累息注累息累氣壽昌案劉祐傳故州郡累氣卽累息也孟子趙注係累猶縛結也是累亦訓結累息言氣結塞不敢出也

每食非每祀

王渙傳每食輒絃歌以薦之劉攽曰正文每食案文當作祀壽昌案每食正言每食不忘薦者薦其食也若改作祀則有祠必祀逢祀必絃歌以薦亦常典也何足述者民因持米之事感其德故每食必薦弦歌所以樂神且示敬也

許武

許荆傳述荆祖父武事壽昌案許武既自盜聲爲弟竊位當

時宗親不恥而反稱之雖由古人淳至易欺而西京眞篤之風邈矣又案荆之化怨家與感爭財一事皆以術行之亦許
詐取貶自汙之餘智也惟荆別有循政故足稱賢

上虞婦寃

孟嘗傳壽昌案上虞婦寃死事此漢時檢驗法未備故以鳩誣人而莫之辨至唐則檢驗稍詳迨宋而更加精審洗寃錄一書所以爲治民獄者之金科玉律有宋仁政之大端也在今日斷不能有加鳩之誣亦特有此書故

父叔遼字倒

劉矩傳叔父光順帝時爲司徒壽昌案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太常劉光爲太尉四年八月免未嘗爲司徒也又案叔父遼當云父叔遼傳寫顚倒耳見風俗通十反篇觀本傳下稱

叔遼可見蓋叔遼是其父名因上有叔父光字故此亦誤倒也

聖明稱太守

劉寵傳年老遭值聖明壽昌案聖明山陰老叟以稱寵也時寵官會稽太守

淸約

而淸約省素　殿監各本俱作准約省素劉原父云案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壽昌案據此是宋本亦有作准者矣毛本作淸字較廉字義更足

鴟梟

仇覽傳化我鴟梟哺所生注鴟梟即鴟梟也　殿監各本作鳴梟毛本作鴟恐鴟鴟音近通叚也若是鳴字則注釋梟足

矣何必并鳴字引之

揣非惴

酷吏傳序若其揣挫彊埶考證揣疑惴壽昌案作揣爲是揣控也言控持其罪以挫彊埶也若作惴豈尙與酷吏合

學官非學宮

黃昌傳居近學官壽昌案官字宜正作官本書前已屢見

漢家法

蔡倫傳各讐校漢家法劉攽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壽昌案此正按漢經師家法猶今之皇淸經解也觀石經所刻盡毛包周皆漢人可證此漢字非必後人妄加也

曹節傳注誤

曹節傳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注寶后傳誅康及霸

壽昌案寶后傳止云欲盡誅中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

乃止并無誅康及霸之語此注誤

祐避祜字

呂强傳節等宦官祐薄壽昌案祐薄之祐恐應作祜蓋呂强

原疏避安帝諱也

矯佛

莫肯矯佛　殿本矯佛作拂注同注扶佛反轉不作拂似宜

依此本蓋正文作拂則不必音注也禮獻鳥者佛其首注佛

捩也與此正同捩卽戾古通用

受業應作受

儒林列傳序授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曰案此受當作授壽

昌案授選高能選功臣末屬之高能者也下詔高才生則選於學生中此受字與下受古文尚書云云相同蓋非選高能者爲之師不必改作授字

畫虎誤作龍

孔僖傳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劉攽曰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壽昌案此非誤也是唐人避虎字諱改作龍觀前書古今人表虎臣改作龍臣皆正文也本書馬援傳仍作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孔子三十一代孫名長孫

孫僖傳末注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各本俱失載何名壽昌考北齊文宣帝本紀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戸以奉孔子之祀亦無名文獻通考闕里考云三十一代

孫長孫襲封崇聖侯天保元年改封恭聖始知其名爲長孫也

河洛圖緯

景鸞傳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壽昌案宋袁機仲疑河洛圖書是僞作朱子謂今讀古書一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二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朱子信河洛專以義理而未取此傳爲左驗殆以其緯而非經也公沙穆傳尤鋭思河洛推步之術是漢時專以河洛爲推步也明孫瑴傳易緯有河圖數一篇

高堂生非隆

魯高堂生注高堂生名隆壽昌案前書儒林傳序祗稱魯有高堂生生卽先生前漢多如此稱蓋亡其名也隆乃三國志

魏武時人至魏明帝景初年間始卒魏志有傳傳明云曾高堂生後也章懷此注特失考

桀非夏桀

杜篤傳昔在强秦至桀虐作亂注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壽昌案桀猶桀驁言不馴也不得訓爲夏桀之桀

存存注誤

違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注易曰成性存存也壽昌案莊子田子方篇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也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本文存存與易全不合應是本此章懷注誤

史子孝非孝山

王隆傳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壽昌案文選李善注云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紀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則莽末之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諸家以孝山文載於子孝集非也是字孝山者別一史岑非子孝何焯亦引此證其誤壽昌特詳錄李善所考於此

玄黃改色

崔琦傳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章懷引史記趙高指鹿爲馬事注馬鹿異形而上句玄黃改色未注案此皆趙高事也禮記禮器或素或青鄭氏注曰變黑白言素青者秦二世

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黄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孔氏正義云以青爲黑以黑爲黄卽指鹿爲馬之類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或素或青壽昌案崔琦時先於康成引馬鹿對舉益知其說必確也

遽非畏

趙壹傳今揖三公何遽怪哉注云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壽昌案此遽字引杜訓畏將作何畏怪哉不成語氣玉篇遽急也卒也禮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左傳公遽見之皆作急與卒然解又本書劉寛傳未嘗疾言遽色亦言急色也　殿本注畏也作異也然案左傳杜注遽畏懼也實不作異異則畏之譌也此本尚是舊注

仁兄

壹報皇甫規書有云實望仁兄昭其懸遲劉攽謂仁兄字兩漢未嘗相呼且壹未嘗相接何兄之稱下文稱仁君此作君爲是壽昌案傳稱壹恃才倨傲則對規言何不可兄之有況此係報規書規稱之爲所天則報稱仁兄所以親之也後稱仁君所以明其分也不過仁兄二字於文字此僅見必謂兩漢未嘗相呼恐未必然蜀志馬良傳良稱諸葛丞相爲尊兄亦距漢末不遠

劑注誤

劉梁傳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注左傳劑作齊爾雅曰劑翦齊也壽昌案注劑作齊是也而引翦斷義不與本文合案周禮鹽人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注齊事和五味之事禮少儀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注齊和也前書藝文志百藥齊和注

與劑同

板魚

邊讓傳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注江東呼爲板魚毛本如此殿本注板魚作扳魚案爾雅郭注亦曰版魚初學記引臨海異物志云南越謂之板魚是扳字爲傳寫之誤也

臺牧

禰衡傳臺牧者之所貪毛本如此　殿本注云融集作堂牧此本作掌牧壽昌案明張溥刻孔融少府集作賞伎二字豈臺牧堂牧皆以字近而譌耶抑後人因臺牧二字不可解遂就其字改爲賞伎二字耶文選作掌技二字較可從

所輔注有誤

劉玹傳有小吏所所輔注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

後漢有諫議大夫所忠壽昌案春秋隱公九年俠卒穀梁傳曰俠所俠也注俠名也所其氏是當為所姓之始所忠見於漢書者五惟石慶傳稱近臣所忠廣川王傳稱幸臣所忠餘皆無官稱又考漢百官表武帝時置諫大夫貢禹傳可證後漢百官志始有諫議大夫補注引胡廣曰武帝元狩五年以諫大夫為光祿大夫光武中興以後爲諫議大夫此注稱所忠爲此官又於諫大夫加一議字不知何所據也

張武爲由拳人

張武傳吳郡由拳人也何焯曰第五倫爲太守乃建武時吳郡至順帝始分立此當作會稽壽昌謂此史臣追書當范蔚宗時早分吳郡由拳故云爾猶前書東方朔厭次人當朔時並不名厭次亦是班氏追書同一例也

鋘斧

戴就傳又燒鋘斧註從吳詩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臿今之鋘也張揖字詁云臿刃也鋘音華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鋘字壽昌案鋘說文本作茉兩刃臿也集韻或作鏵毛詩疏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此作鋘者或隸體也

獨當作無妻

劉翊傳嫠獨則助營妻娶注寡婦曰嫠無夫曰獨壽昌案無夫當作無妻嫠既是寡婦則獨當屬男子言故爲之營妻娶督子取鰥寡而和合之此之謂合獨卽此類也

王彥方

王烈傳烈字彥方注魏志字彥考壽昌案今魏志亦作彥方不作彥考殆後改也

訪酬

訪酬政事毛本如此　殿本訪酬作訪州壽昌案度官太守治遼東郡不得言州酬有酬對之義易是故可與酬酢酬酢猶應對也徐邈讀據此似酬字義爲長無庸改作州也又案本書李充傳曰充爲酬之益徵酬之訓爲占對也

闇陽

方術列傳序注闇陽爲天　殿本注元氣闇陽爲天作闓陽壽昌案孫氏古微書河圖括地象作闓陽爲天積精爲日足徵作闓不作闇也

文孫子名文公

任文公傳父文孫壽昌案子名文公父乃名文孫義不可曉

橫音光

郭憲傳關東觥觥郭子橫案橫本有光音與觥爲韻前書橫橋本書橫被皆音光屢見注音觥爲橫以就橫韻可不必也

曰字不可去

高獲傳劉敞曰主簿曰案文多一曰字壽昌案主簿但有此言非徑遣吏迎也牧曰獲聞之非曰何以聞也

邦國合是郡國

謝夷吾傳爰牧荆州威行邦國壽昌案邦國恐是郡國之訛漢人避邦字俱以國字代之此不合以邦國并用也

其平

楊由傳由占候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壽昌案書名甚

奇惜不傳

許峻易林

許曼傳祖父峻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何焯曰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壽昌案焦氏易林雖不著范史而隋書經籍志載易林六卷焦贛撰梁又本三十二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等撰梁十卷易災條二卷許峻撰易決一卷許峻撰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又易要決三卷亡唐書經籍志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許氏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是焦氏易林盛傳於隋唐以前卷數較多不止如今傳之十六卷也許峻所著亦盛行不止一種且不盡名易林惜隋時漸亡唐後僅存目也何氏因前書焦延壽僅附見於京房傳未載易林一

書遂直斷爲許作而抹殺焦氏并隋唐志亦不屑考不知列傳未載本人所著書者甚多如劉表周易章句九卷錄一卷衛颯史要十卷延篤史記音義一卷本傳皆未之載亦豈得云非所著耶

蓱即蘋

華佗傳蓱虀甚酸注引詩義疏云云舊本與今　殿本注云蘋濬水上浮萍者麤大爲蘋劉原父云此者當作也此本者字在麤大下語氣自順無庸改壽昌案今詩義疏文與此不合惟陸璣詩疏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注殆引此惟今水作濬水曰萍作爲萍就酒上有以字此古今本傳寫有異也

客星犯帝坐

嚴光傳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壽昌案太平御覽五引後漢書曰光與光武友登阼忘之光怒是時太史云天上有客星恨帝帝曰豈非朕故人嚴子陵乎遽命徵之夜與子陵共卧光以脚加帝腹太史奏客星侵御坐與情事全不合豈別一後漢書非范史耶又考光武本紀及續天文志建武十七年以前並無客星犯帝坐事惟三十一年十月客星在輿鬼東北後應光武崩此事恐范雜采會稽典錄及高士傳等書成之未足爲據也又案續志載客星最多不應遺此不載

侯光作侯光

梁光傳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壽昌案續列女傳作自名曰運期字侯光侯與侯字近而譌未詳孰是

苦居

龐公傳先生苦居畎畝劉攽曰正文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艮字壽昌案苦居畎畝言先生苦欲居畎畝語自順不必加爲艮苦作慰勞語也觀臺佟傳刺史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卽此苦字

叔先雄非䕶姓

孝女叔先雄惠棟補注引孫愐曰叔先䕶姓壽昌考女家姓先夫家姓叔也廣韻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光武破虜將軍叔壽是有叔姓也其父泥和華陽國志作先尼和云以先爲姓也雄水經注作絡引時人說曰符有先絡㚇道有張帛昔蜀中孝女也并云縣遣吏先尼和没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絡自沈父死處得尸共浮出女

既適人自應冠以夫家姓不得云叔先廱姓也水經注諸書皆作絡惟此傳與搜神記作雄或轉寫有誤也

皇甫夫人姓馬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考證引唐張懷瓘書斷云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壽昌案傳稱夫人善屬文能草書書斷云有才學工隸書列諸妙品是唐時必有真蹟流傳張氏猶見也

追尾

西羌傳追尾掩截注尾猶尋也壽昌案胡三省曰隨後而擊之也掩襲也截遮也注作尋誤今俗文書作尾追尚不失此意

烏音爵

西羌傳賢進到鸞鳥招引之注鸞鳥縣名鸞音爵壽昌案賢馬賢封安定侯討羌之將也段熲傳注曰鳥音爵胡三省曰鸞音雀鳥讀曰雀田藝衡曰鸞鳥縣即鸛雀樓在涼州據此則注云鸞音爵者當是誤書鳥爲鸞也鸞安得有爵音哉

疏勒國傳與曹全碑異

疏勒國傳壽昌案考漢曹全碑與此年代合而微有異同如何得碑作和德蓋得德古通如漢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作德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不自得索隱曰得一作德前書項羽傳吾爲公得晉灼曰或作德是也惟此作戊巳司馬曹寬碑作曹全字景完以孝廉拜西域戊部司馬無巳字與劉攽說合此云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碑云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此尤與傳相違反也

南河卽南柯

焉耆國王居河南城壽昌案河南城一作南柯城前書云治黃渠城

和帝應作元帝

南匈奴列傳以通舊好注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壽昌案注和帝　殿本作元帝爲是

党距

南匈奴傳注党距壽昌案党卽穿周禮冬官考工記弓人維角党之注讀如掌距之穿

鞮作題

單于姓虛連鞮　殿本鞮作題而注仍引前書作鞮

賚遺各義

令齎雜繒五萬匹又遣遺單于劉攽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有齎字也壽昌案齎者使臣遣者朝廷兩字各義不爲複

抵字注至非是

檻車徵詣廷尉抵罪注抵至也壽昌案前書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言當其罪也不得訓爲至

後漢書注補正卷八

長沙周壽昌學

宋志駁京房說

律厤志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至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壽昌案宋書律厤志云漢志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無射旣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鍾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又云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於南事爲六十律竟不復合彌益其疏

律九寸

一日律九寸準九尺壽昌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皆主一日所謂五音之正冬終一日此則黃鍾之

一日也其餘五十三律或主五日或六日或七日或八日合
三百六十日所謂以六十律分朞之日也

七十脫四字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案零數當作七十四脫四字

數以三除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案此數以三除之卽有奇零不盡
時息以下亦然由中呂下生不能及黃鍾之半律故又轉而
上生此下盛變南中離宮內負制時物應依行重上生者凡
七變而後終六十律之數

南事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下生南事案六十律終於南
事南事之律固不能下生矣轉而上生其數在大呂蕤賓發

生之間未始不可引而伸之劉牧云生蕤賓之傍是也故此爲下生南事者南事既窮别無可生仍生本律也下分烏又上生南事至南事則無可下生也

離宮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案零數當云一千八十九

解形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案當作十萬

分積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案零數當云八十七

上生南事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上生南事壽昌案零數當云一十六考宋劉牧易數鈎隱圖云同類爲夫妻異類爲母子此

卽本孟康說其陽下生陰陰上生陽法云夷則娶南呂生大呂大呂生蕤賓又南事注云生蕤賓之傍晉志云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爲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

嚴崇

故待詔嚴崇案嚴崇晉書麻志作嚴嵩宋書魏書同古文崇嵩通漢武帝改嵩高山爲崇高

三統麻未行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麻施行百有餘年壽昌考宋書律麻志何承天曰司馬彪因曰自太初云云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麻幾乎不知而妄言歟通鑑考異亦本此正之而未明述何承天說考三統麻兩漢時存其說并不曾行

月食多先厤

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厤壽昌案自春秋以來祇論日食無說月食者前書律厤志有推月食法一條是本劉歆三統厤法後漢永平中官厤皆失岑諫皆中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又以弦望月食加時所云官厤署當爲大史令所屬而爲司厤專官百官志未載我　朝江氏永曰月食無視差較易於日食故推日月食法以月爲先考漢太初厤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施行由質帝本初元年到靈帝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厤食者十六事楊岑當明帝永平中謂厤推月食已多先時如此是以弦望月食加時至岑始爲專職此後劉固馮恂等八元術固作月食術課效各有驗否皆廢不用劉洪作七曜術上之晉志云洪始悟四分厤於天疎闊皆

斗分太多故也又造乾象術晉杜預之乾度麻殆源於此

賈逵論黃道度

逵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麻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輙奏以為變至以為日郤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為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度考核奏可壽昌案宋史天文志黃道橫絡天體列宿躔度自隨歲差而增減中興以來用統元紀元及乾道淳熙開禧統天會元每一法更一黃道其多寡之異有不可勝載者而步占家亦隨各書之躔度焉梅氏文鼎曰各宿黃道度皆生於赤道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黃道亦三百六十五度二五七五而其各宿度數不同者則以二至二分所躔不同也赤道近二至則其

變黃道度也損而少赤道近二分則其變黃道度也益而多蓋赤道平分天腹適當二極之中所紀之度終古不易黃道不然其冬至則近南極在赤道外二十三度九十分其夏至則近北極在赤道內亦二十三度九十分其自南而北自赤道外而入於其內也則交於春分之宿其自北而南自赤道內而出於其外也則交於秋分之宿交則斜以斜較平視赤道之度必多此處既多則二至黃道視赤道之數必少理勢然也秦蕙田日案漢以來皆用赤道變黃道又隨歲差而移故一法輙更一黃道宿度皆非實測無足載也梅氏猶據賈逵說存之以見古術家黃道度之大畧秦氏又論月道云案西法以白道入黃道北為正交出黃道為中交與古法正相反然名殊而理不殊也古測黃白大距六度以今度法約之

則爲五度五十五分强於西術

邊韶論厤

尙書侍郎邊韶上言云云書昌案厤理精微延光以來主太初者劉愷等八十四人主四分者李泓等四十人各自立論莫能專一惟邊韶案弦望以定厤較爲明切易曉以厤元爲本以日法爲用以分至爲程又參考日月之食以爲驗皆可徵信舉行又案文苑傳有邊韶傳載其以文學知名無論厤法事桓帝時以尙書令爲陳相此邊韶在順帝初相去二十餘年官位不同是別一人也

元封無七年

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書昌案元封止六年此七年即太初元年也武帝本紀此事載於太初元年

郭香

太史治厤郎中郭香壽昌案此殆卽華山碑內察書之書佐郭香也碑立於桓帝延熹四年至此已將十年香已由書佐遷治厤郎中矣此時與劉固並舉後作八元術月食術止有固無香名

劉洪善算

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厤志邕能著文淸濁鍾律洪能爲算述敘三光注引袁山松書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善算作七曜術與蔡邕共述律厤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於世壽昌案晉書志徐岳議效術之要要在日蝕熹平之際時洪爲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月蝕日蝕在宴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侵二事

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識眞莫不聞見劉歆以來未有洪比壽昌考自開闢至漢文帝後三年積二百七十六萬三百二十算以元法收之得六百有五其餘一千五百二十恰滿一紀之數此卷首三千言述推步之原精微簡要非洪不能作此殆卽邕十志之一也

建寧無五年

禮儀志注引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壽昌案靈帝紀建寧四年次年卽改元熹平謝承稱五年者以改元在五月也

汙染解齋

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壽昌案說文姅婦人汙也漢律曰見姅變不得侍祠楊愼曰姅變謂月事也

祀聖師用犬

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壽昌案此當時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帝本紀十二年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本書孔僖傳章帝元和二年春帝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闕里志桓帝元嘉二年詔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而魯相乙瑛碑有云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值知此禮是隨時祭非特祭

八能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壽昌案惠氏補注引易通卦驗語以證八能然舉樂器六七參差不等無所爲八能竊意八能主八音而言考左傳隱公五年衆仲曰天子用八又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是也

溜即霤

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壽昌案溜與霤同左宣二年三進及溜正義溜謂簷下水溜之處今俗所謂滴水簷也釋文屋霤也溜亦或作霤前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是也

靈獻時童謡補

抱朴子審舉篇靈獻之世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所引同壽昌案續五行志未載此謡宜引此補之

謝尙敗沒在二十三年

五行志建武二十二年武谿蠻夷反遣武威將軍劉尙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尙遂爲所沒壽昌案光武本紀尙以二十三年討武陵蠻戰於沅水敗沒非二十二年

又一劉尙

和帝永元九年塞外羌犯塞使征西將軍劉尙擊之壽昌案袁紀作執金吾劉尙非𢑥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將軍彼前以擊夷而敗沒矣本紀作行征西將軍此無行字

九月應作十一月

建光元年九月已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壽昌案安帝紀作冬十一月已丑

七年螟

章帝七八年間郡國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壽昌案魯恭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時恭爲中牟令也中牟河南尹屬縣傳稱螟傷稼無大字稱七年亦未至八也

元初四年二月日蝕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注潛潭巴曰乙亥蝕東國發兵壽昌案安帝本紀四年春二月乙巳朔非乙亥此志既與紀異日而注又引春秋緯潛潭巴乙亥云云作證其非字誤可知第案下云其月十八日壬戌武庫火與紀同計乙巳朔至壬戌正十八日也若是乙亥朔則下不得有壬戌此志與注均誤也宜從本紀又　殿監各本及毛本均作其十月八日壬戌武庫火係十月二字誤倒應乙轉

庚寅應作庚申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壽昌案安帝紀作庚申晦此作寅誤也考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下有乙巳辛亥等日從庚申晦日上推之丁酉爲九月初七日是月內

不當有庚寅

月蝕厤誤

桓帝永壽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蝕非其月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蝕非其月注引古今注袁山松書是月暈星齒白氣貫月三事於月蝕無與且在建武中元興平三朝於此兩朝年殊亦相隔注意不可解考和帝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月月食術以八月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月當食而厤以二月質帝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月食厤以後年正月靈帝光和二年巳未三月五月皆陰宗誠奏以三月月食而官厤以五月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爲三月近四月遠大史主者云食當以見爲正無遠近太常就耽等平議卒廢誠恂等術是月蝕誤推可考者尚有三四事而志僅紀此兩條

何也

北屈

郡國志北屈注引左傳曰二屈杜預曰二當爲北壽昌考前地理志注引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至於南屈是南屈北屈應稱二屈左傳不誤杜注失考昭此注尤誤引

許注改許昌非獻帝時事

許注云獻帝徙都改許昌壽昌考獻帝改都許在建安二年八月改許縣爲許昌縣在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非獻帝徙都時改名也注誤

濟水非

房子贊皇山濟水所出壽昌案前志云石濟水此作濟水誤

也

平棘注寫誤

平棘有塞案上贊皇山濟水所出注云晉地道記有䃜塞中谷塞考水所出之山不應說塞疑是平棘下注誤移於上也下欒城注在縣西北四十里考此注亦非欒城本縣名何能云在縣若干里也疑亦是平棘有塞下語誤在下也

安平郎信都

安平國注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壽昌案水經漳水注云信都郡高祖六年置此注脫郡字李公緒趙記云趙孝威王造檀臺有宮爲趙別都以朝諸侯信四夷信都之名本此是在秦應有此縣屬邯鄲郡高帝因之二年別爲廣川國宣帝甘露四年復故觀信都國治信都縣疑高帝

置縣後因置郡安帝延光元年改樂成國爲安平封河閒王開子得爲安平王水經注皆作樂成應劭作樂安亦誤也

趙厥作趙偉

武陵郡注引先賢傳曰晉代太守趙厥水經延江水注引先賢傳同惟趙厥作趙偉

孟應作孟

孟注晉大夫孟邴邑壽昌案前地理志自注作孟丙是孟當依班氏作孟邴卽丙觀前書丙吉亦作邴吉可知

司徒去大字

百官志司徒公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壽昌案朱祐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奏在十五年至是始詔行也

十一年省長史非十八年

長史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壽昌案光武紀十一年夏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獻帝紀注亦作十一年八字恐誤